三魚堂日記

三魚堂日記卷三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乙卯

正月廿四家中啟行更餘抵平湖泊船弄珠樓前

廿五午間到西門大人暨二伯父諸弟佑㫤送至萬陳橋而返夜泊新豐

廿六飯時至嘉興進城謁郡君時嘉善周端臣同在坐恩問及兩淮鹽政利弊端臣痛言割沒之弊割沒也者割其鹽之多者而沒之於官也此本不可以定常額自割沒定爲常額而鹽商始不勝其苦矣

廿七履平枚吉先歸午間晤曹秋岳秋岳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於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

廿八早起命定郎同先生先歸午間至杉青閘祭神夜泊平望

廿九早從太湖至蘇州進閶門於坊間見禮記大全買之午後出關夜泊望亭

二月初一早過無錫日中過常州夜泊呂城

初二早過丹陽午後至鎮江過江泊瓜洲下閘候潮更餘過下閘

初三早過上閘日中至揚州泊騾子行口

初四至騾子行候御藩家覓騾每頭四兩二錢

初五在騾子行起行偶吟古風一首曰豐亨隨遇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跨騾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時嘉興卜允文字名中同行晚宿邵伯

初六雨不行日中始行夜至高郵途中成一詩曰湖水正瀰漫風雨復聯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天晴何可期日中强加鞭長堤渺無極一步一盤旋整轡坐騾背慄慄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初七進高郵南門出北門過清水潭時西堤已塞東堤尚浩瀚如故自東堤過浮橋至西堤復至西堤過浮橋至東堤益因羽書緊急故築浮橋以濟糧艘仍自高郵西門外湖行或自六安閘或自界首口復入內湖有清水潭紀事一詩曰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堤雖未竣功成艮已多羽書傍午至暫從浮橋過糧艘仍湖行安瀾未可歌廟謨正焦勞莫要久蹉跎日中至界首打尖晚至寶應

初八過平河橋二十里打尖午後至清江浦渡河宿西王家營前歲過清江浦河勢洶湧今則僅如衣帶盈河自黃家嘴決而東在清江浦者止淮流也昔之淮合泗沂而始

大今則泗沂亦從河而東故淮流僅如此有過漂母祠一詩云區區淮陰一飯恩何事千秋燿姓名止爲人間多冷薄爭傳漂母到於今

初九至魚溝打尖從魚溝而北數里渡河此河本平地因黃家嘴決口未塞故河流從此而東午後至新集是日嘉興繆天時名永謀始同行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午後至宿遷走泰安州與臨清者至此分路宿遷爲馬陵山之足土人云其泥色有數種蓋卽禹貢所謂厥貢惟土五色也

十一循駱馬湖而西北行四十里至蔣家店打尖又七十

里至壩頭此地在直河東岸土人云直河自郯城沂州而來南至姚灣口入運河其西數里即沂河沂河小於直河

蔣家店屬循遷壩頭屬邳州

十二行四十里至興隆集打尖屬邳州此地在艾山下又七十里至馬蘭屯此地軍地屬沂州衞民地屬嶧縣此地東南去臺兒莊十八里

十三行四十里至陰平打尖屬嶧縣始晤金子乾自打尖後行五十里至見運河在左至臨城集此地屬滕縣西南去夏鎮二十五里

十四行四十里至新集打尖又五十里至望塚集地皆屬

滕縣堂塚在縣治之西五十里堂土人讀若旺

十五行六十里至黃路橋打尖屬鄒縣未至黃路橋約二十里道上山旁有石碑大書盤古遺跡四字打尖後又六十里至濟寗濟寗古任國東北去兖州府六十里兖州東北去曲阜三十里濟寗東南去鄒縣七十里愚囙思孟子中所記居廬子之鄒是自北而南然友之鄒是自南而北皆不過一日之程

十六行四十里至康莊驛此屬嶧濟寗州地西去南旺四十里因雨不行繆天老言北人讀湖若呼讀吳如字讀何帶鼻音讀馬若吳語之買讀問如若讀翟如隻又如灼

又如字

十七行二十里至程村站屬汶上又二十五里至汶上縣南門太平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站打尖又三十五里至東平州又三十五里至戴家廟閘屬東平

十八行五十里至阿城閘打尖屬陽穀繆天老早分途自張秋過河至開州又五十里至李海務過河從西岸行又二十里至東昌府

十九行六十五里至豆腐王屯打尖屬堂邑又四十二里至三里鋪復過河從東岸行至臨清新城南門

二十早進城候卜年翁時金子乾在坐言慕方伯之字錢

塘收糧用井字式櫃一櫃有九眼每里自落一眼最爲清楚

廿一午後出臨清北門至塔灣過河宿

廿二行三十五里至油坊屬清河又三十五里至武城縣河西打尖又五十里至鄭家口屬故城縣在故城南二十五里

廿三行六十里至留智廟屬景州打尖遇高子建走泰安州者至此合路又四十里至景州又三十里至漫河屬阜城北人讀阜若吳音之武

廿四行二十里至阜城縣又四十里至富莊驛打尖屬交

河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屬獻縣又十三里至獻縣又二十八里至商家林屬河間衞見張秋工部差役言沿河百姓供柳及閘夫淺夫載柳有各衙門勒索之苦

廿五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四十里至新中驛屬任邱打尖又十里至古石門有先賢子路宿處碑又二十里至任邱縣又二十里至香城鋪見任邱縣告示攤撥補玉田錢糧此法甚不便曾記垣中有人言之不知部議何故不允

廿六行廿里至鄚州又十七里至趙堡口一云趙北口是此地乃任邱雄縣交界之所處大湖之中長堤貫之諸橋聯絡其間髣髴杭州蘇隄又十三里至雄縣又十里至王克橋打

尖屬雄縣又三十里至白溝河又三十里至新城縣

廿七行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涿州打尖又三十里至琉璃河屬良鄉南界又十五里至竇店又二十五里至良鄉縣

廿八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五里至蘆溝橋東門打尖又三十里至彰義門進寓接待寺（寺僧號耐如）時匣中止有盤費二十二兩命孫長班到司務投文書北人讀務若戶

廿九候子振見長班讀郝若好上聲

三十吏部示大選廳生小京官及截取各官各備五人連名互結二張親填履歷籍貫并有無抗糧違礙等情於次

月初一日親自赴部投遞如不在截取之內并過期續到
者槩不准收特示
三月初一至吏部文選司投供時知縣一項在余前者有
蔭生一人及丁未吳一蜚蘇堯松陳國祝任辰旦曾榮科
在余後者庚戌十四人居又良葉燮錢霞俞雲來趙廷珪
莊搢李諠周之麟郭昂于楝如陶虞颺曹燕懷周道泰夏
晉序立階下聽唱名各將結狀置桌上進士打拱舉貢竟
出
初二候李易齋名諠年兄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
輔臣奉經畧莫洛之命到漢中進勦入見經畧自筆帖式

以下皆坐不爲禮懷慍而出軍士皆不平文其宅待之多
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畧爲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
易齋高陵人高陵在涇渭合流之處涇在北渭在南涇陽
縣在涇水之北去高陵西五十里李讀廿蕭之蕭若胥
侯屠尹和年兄言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
京官爲妙無益徒滋煩費耳有臺省致書於邑令且寄以
扇幣者邑令受扇反幣以一金賞其使者曰外吏不敢通
書以職名手本稟謝而已此可法也故在京投供之後止
可見房師其餘同鄉先達皆不必拜侯掣籤 命下之日
檢當拜者於一二日內拜畢即於近京州縣一游侯領憑

時始入謝恩即出不必逐處辭行以省應酬之煩君和之言蓋得之其族屠給事名粹忠年間侯見陳夫子送禮六色收一絹一箸回至乍子橋口問長班乍字讀若灼又笮字讀若窄近字讀若形

初三程履常名秉造來會言近例進士捐銀五百兩者以內閣中書用捐一千兩者以中行評博用進士已選州縣未領憑者亦照此例因十二月大選劉長發得平涼龍光得澧縣裴天錫得狄道張楷得兩當許日琮得靈遠皆丁未進士故大司農特開此例

初七侯趨年兒名廷逵因談及毛子晉家書籍其後人不能

守皆賣於李滄葦錢牧齋以其子孝廉令河南永城知縣
上官不能守盡以其書爭族人錢曾曾亦賣於李滄葦又
云牧齋初學集之外又有有學集其晚年之文大抵皆留
心佛典在書坊見貞觀政要係唐人吳兢所輯近日法若
貞所刊不過六薄本討價五兩又常州人錢敬新字國端
名一本所著篆像管見五本討價九錢
初九見和碩康親王題副都統麻哈達等於正月二十三
日率領官兵攻取桃花嶺招降僞遊擊張漢臬桃花嶺逼
近縉雲係要害之地賊旣敗去遂於二月初七恢復處州
府城因賊衆尚在仙居縣路通縉雲桃花恐其斷我歸路

是以暫令綠旗兵丁屯守處州撤回滿兵協守縉雲桃花復調台州兵丁酌量分布速取仙居縣考地誌桃花是馮公嶺之隘名　至琉璃廠見店上有柏鄉夫子所著聖學知統錄二本格物致知解一本以九十錢買之

十一赴陳夫子寓談及寶雞之政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朴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還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豆麥粟布雜物皆准收納或以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便之又適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修寶雞當用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為勢不得不然躊躇夜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票皆

歡呼從事所費此於星長僅十之二寶雞在鳳翔之南從棧中至漢中者必由之鳳翔在西安之西泰州在鳳翔之西鞏昌在泰州之西興安州在漢中府之東南汉言盜不可不緝然今功令盜案太重報數多恐難於緝獲初報時須斟酌汉言北方丁銀甚重窮丁宜於豁免不妨以殷實者補之期於不虧額而止陳夫子讀賠若䟦

十二會黃伯和戚然有憂時之色

十五至報國寺集沚見有陳選小學集註羅念菴輿地圖因價貴未及買

十六赴柯蓁培酌素老言部例之可異如初選官員有已

領憑而其缺又爲督撫別題者則繳憑於部而另選可也
又必勒其到地方繳憑督撫督撫題進此何說也
十七同曹石閣晛陳夫子陳夫子言熊敬修名賜履孝感人張幹
臣名貞生盧陵人皆深於理學熊尚簡默而張樂以告人張病篤
時往候之猶惓惓言之不已自出其所刊白鹿洞講義跋
聖門戒律相示余攜歸寓中錄之　陳夫子深言京債之
不可借
十八晤尹和尹和述孫陛瞻曰　朝廷勤學前古所無
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嘗以太極圖說
命日講諸臣各自具解以進一日上命講性相近也孫對

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卻遠不多所以說相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箇性乎對曰理義卽在氣質之中一二而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髣髴歐顏於酒色俱無所好惟好獵自滇黔兵興以來深以好獵爲非益篤志於學見章奏有德邁二帝道過三王諸語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最聰明所望　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者則惟在勇斷耳

十九游天主堂見西人利類思看自鳴鐘利送書三種曰

主教要旨曰御覽西方要記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
性學要宗余其書甚多刻尙未竟
廿一南懷仁來答帖言去年所製渾天儀在司天臺其木
者則留天主堂六振五同屠尹和來述屠芝巖之言曰作
縣最怕是逃人督捕司不可不託其人每年以一禮送之
如有逃人自稱有家口在該縣所託之人卽密寫其口供
先付提塘報知如果有之則乘提差未到密拿起解不特
可免累且有功矣如拿而不得則與地方隣佑嚴查一番
提差雖至亦必無所得可免失察之處此最不可不留心
又言盜案不可輕報銷引不得不勒限此不過俗吏常套

午後胡存古以江西熊飛渭李基所刻元儒張養浩牧
民忠告來
廿三同曆尹和至天主堂觀渾天球其製如雞卵畫三垣
二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爲一圈以象地平
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卻在天外
星本在天下今卻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之所謂
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西人於牆內畫
一猫置管於牆中使人從管窺之則見猫在牆外余初不
解其故尹和之僮見之曰管中所見牆外之猫非牆內之
猫也指牆外所畫絕不似猫者曰此管中所見之猫也驗

之果然蓋西人最巧算人從管中視與平視不同故如此

使畫猫於牆外則從管中視之反不似猫矣

廿六胡存古又來言其令伯胡伯時名右寅平生著述最

富藏書甚多因子不肖盡散失不存可惜　是日大風晝

晦

廿八南敦仁道人送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同葉星期至

馴象所看象星期言居官要虛心又要耳根硬斯二者兼

之最難此至言也

廿九會陶紫芝談湖廣形勢曰荆州雖與澧州相對然得

澧而不得岳則運糧不便故今進取之要在岳賊若失岳

則澧亦不可守故其所爭亦在岳洞庭入江之路在岳之西門長不過十餘里大抵江自荆至岳由西而東也自岳至武昌由南而北也過武昌則又東矣紫芝又歎近日多以豐沛之人爲才能甚有請鑑停大選諸途而用旗下能員如安撫靳輔者閒　朝廷大以其言爲不然所以得止又莫經略雖操守有餘然力主撤藩之議以基禍又蔑視漢人以至於敗亦豐沛習氣使然也

三十同屠尹和至天壇游神樂觀在天壇之西者爲先農壇

四月初一至報國寺買伍客菴送我軒稿五本用銀二錢

初二候陳夫子言少司農魏象樞（字環極蔚州人）人極方嚴又言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注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必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民之患

初三胡存古以舊山東撫臣周有德撫東奏疏江西撫臣蔡士英撫江集及許鍾斗集來求售留看未決蔡在江西奏免袁瑞二州浮糧最爲善政考其疏瑞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徼爵賞以僞寇陳友諒案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爲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志書尚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其額糧一十二萬五千石有奇

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有奇至後少有增減
猶額載二十二萬四千有奇至今相沿者卽此舊明全書
之數也袁郡亦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册籍誤
以三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升今元明册籍無存亦幸獲
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順治十年九月奉
旨這浮糧積欠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以前朝三百
餘年之苛累一旦減免眞大德也蔡係今湖廣總督蔡毓
榮之父甲寅卒
初五至天主堂晤利類思以中星簡平規圖歸因前南敦
仁送星圖有時盤未知用法故以問利利出此圖亦有時

盤要將時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星圖上則時刻可攷

初六候金子乾言其二令郎名洪字振聲在舊總督白秉貞家坐館白甚文雅喜詩性情亦最謙和午後其令郎來答刺言白甚以侵欺一案爲冤每對人自誓言我即無賴豈忍奪飢　之物乎甚怨故大司農米斯翰以爲皆其所中傷又云白言時事之壞起於不能收拾人心又方初變時不當分兵當併力一處俟其平定又用力一處其言皆中理非漫無主張者其稱冤也似可信今江西巡撫白色純是其同祖弟出京時惓惓以收拾人心叮嚀之

初八金君朱名鳳毛來答刺言海豐王夫子之變實由醫者朱冠侯之誤傷寒而誤用參也　麥欲上來侯知吾鄉文宗考試光景可歎也　西人利類思以南懷仁不得已辨來送因前初五日愚會以歲差及太陽過宮之疑叩之故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西法會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之說方行士子爲歷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爲海寰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之不可信特亟當厄禨及耶穌降生之說耳　屠尹和來述趙禹玉之言謂府縣前酒館必當禁止省民間多少浮費又述屠芝巖之言謂殘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之所忍

爲又言地方鹽引有難銷者可與鹽商婉商蓋渠所行之
鹽非止一縣或它縣易行者不妨與商通融愚云衙役待
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尹和謂工食當全發
早發愚謂工食固宜早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
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計及此又不可不知
初九到前門書坊內見胡致堂讀史管見是張天如所刻
又見四書經正錄係無錫生員張雲鸞所著崇禎三年曾
經進呈其大意專闢李卓吾之邪說亦似有識之士然閱
其數處亦未盡純愚以一紙寫理學諸書如讀書錄居業
錄困知記木鍾集及敬軒敬齋康齋整菴魯齋草廬之集

徧問前門諸坊無有也

十二層尹和來言作縣遇上臺有急徵者當鼓舞大戶先完不宜敲朴小民紳衿以名帖致意富民以花紅示勸此徵糧之一法也地方盜案多者宜令境內之船皆編字號册上登記明白某字號係某人船或有發覺便易查究又約會隣縣俱行此法此弭盜之一法也　同尹和至程禹門寓禹門言王劝扶之在靑浦也狎胥吏而深拒鄕紳耳目壅蔽宜其敗也大抵書吏必使官府與士大夫疏遠然後彼方得肆其奸禹門又言徵糧用十聯板串則可無重徵之弊胥吏欲壞其法者必以爲板則完納不能足數者

郎不便完此不可信也　牛樞臣來陳子方來名延緒言西事自臨鞏平慶至漢中俱不可問存者西鳳延耳甘肅西寧隔在河西則從邊外往來

十三會利類思愚因閱南懷仁不得已辨云太陽在本道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日爲九十六刻則宜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舉以問利利云西法一日分爲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爲六十分蓋度自度日自日度至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利又云要知歷法須盡看諸歷書西法諸歷書板皆在天主堂得數金便可全印　見熊敬

修辭新命疏自敘前此欲歸未歸之情曰臣幼齡失怙病
患嬰纏十日九痾又老母星星皓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
罷輒言陳下悃衆　皇上面諭四書尙書講畢卽允放回
臣私心自幸以爲庶幾得遂烏鳥之情詎意逆賊猖狂致
厪宵旰主憂臣辱何忍言歸辭甚懇切愚前聞周紫芝所
述與此同
十四答雲間監生田晟沈道暎帖皆云王幼扶之在青浦
也糧極清楚以其每圖設一簿不相混也由陳獻可之子
億常爲之料理　見工部題奏鎖高郵淸水潭錢糧事內
云高郵州淸水潭東西堤決口並西堤南口石工先經總

河王題估工料銀二十九萬九千零臣部覆准工完核減造冊題銷今該督王疏稱東堤原估銀兩除本工夫料用過外餘銀暫借新莊口應用其清水潭東堤俟新莊口完工之日酌議興修

十五程禹門言松民有大蠹不解之積弊不肯完正額之糧而饋遺胥吏以爲遲緩之局莅斯土者須遍處曉諭先去此弊然後可爲也　屠尹和同丹陽一監生來言御史金壇徐君諧武盛德之士

十六子振來言北人讀陸與盧皆若路滿人言哈番者猶漢人言官也

十七俞滿洲來讀必若比

十九以扇筆箋送利類思止領一扇至葉星期寓所適武進莊厚存設酌於葉寓因留余時同席者葉星期錢赤城俞漢乘趙禹玉陶賡臣子隆吉郭　高子建星期述前與黃伯和臧介子同席臧呼黃爲年兄黃弗悅見於辭色其度量可知星期醉頗有我醉欲眠卿可去之態時同飲者獨子建陶賡臣莊重亥之趙禹玉

二十候子振借延綏鎮志

廿一候陳夫子言上司差役到縣堂上叩頭縣官立受之口辭亦可惟撫院差役不肯叩頭多在後堂見又言錢糧

拆封後不可留庫中恐庫吏有侵取換色之弊劉傾銷時則銀匠受虧而不美之名歸於官又言印宜置身邊不可置印箱內用印只須在衙內不必在堂上初到時姑令吏書用幾次葢用印有宜正用者有宜斜用者有宜用在正面者有宜用在反面者恐不知體式看過幾次便只須自用若自家忙迫則至親心腹者方可代用又言申上司體有驗文有詳文驗文止有文書無書冊既申之後縣間無把柄詳文則有文書又有書冊上司留書冊而發回文書存縣作憑當度事體用之又言錢糧兵餉最急工食等項次之倘本年錢糧一時不能盡徵而且有上年舊欠者則

宜將本年所徵盡解兵餉而於工食等項則用新舊搭支之法在寶雞曾行之吏書皆言不便密申藩司不令之知待其阻撓然後示之又言收糧時櫃上每里每圖要勿混爲妙

廿二答劉价人价人惓惓以清心寡慾相規須作令本原之論也又言完糧串根必要一存糧房一存內衙方有查考　至陶賡臣寓求其一帖與成耐微索迂言

廿三赴陳夫子酌

廿四早至吏部過堂齊集東階上唱名至中間正立道姓名鄉貫從西階下不打拱

廿五黎明進東長安門俟於東廊下俄頃銓部諸官皆至掣籤滿漢尚書於東廊下西向坐侍郎旁坐選司諸郎在滴水下北面坐筆帖式一人在滴水下南向坐籤臬置選司前先掣名籤次掣缺籤時掣縣缺者九人先唱吳一蜚三掣皆江南回避最後得山陰次唱陳國祝得青浦次唱蘇琵松得婁縣第四及余得嘉定而曾榮科則崑山葉燮則寶應李嶙則金壇居又艮則扶溝任辰旦則上海陳夫子遣人至戶部借嘉定縣由單送閱

廿七蔣莘田來議論侃侃君子也言未亂之先　朝廷已決意指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之勢則又未

能可惜也而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亦深知此爲民累但以亂而未暇今板荒尚可望捐

五月初一葉星期欲予代借銀予堅辭之又力薦杭州莫與昌予亦不敢許也　廣鳴述沈子升有外題之言吁世途險巇可不畏哉　星期言張考夫已故惜哉

初二見臺中論捐輸疏有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資財所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吝惜即借貸亦肯相成吁是何言哉是何言哉　覽開州志見開人王嗣虞字扆柱博極羣書明天官家言精究古今晷且測候又以西洋法畟七政行度不失分寸著歷體畧數卷以

明季歷訛入都至欽天監與諸歷官辨論諸歷官皆服以

明經擢知清源縣居官但據案嘯咏直指使者按部方與

客圍棋不出迎以是得劾罷歸又嘉靖時有王循古注五

經圖說獻於朝此二書當託孫靑門覓之

初四廣鳴言監生納銀先選知縣之議以明大司馬不肯

而止　趙禹玉言常熟先輩瞿稼軒係錢牧齋之門人其

晚節最善然其居鄉暴橫貪淫不可言與錢相結爲黨錢

在宏光時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阮大鋮在　本朝所以不

得志者則以馮銓　廣鳴言中州人讀堡若補陳夫子讀吳堡之堡

亦然

初九曾崑山言惠州去東莞止一日之程陳清瀾子孫甚多然知讀書者亦少其書板至今皆存

初十督捕李贊元之門客史徵一者言李最留心河防歷法所著有河防要覽又纂集天文書尚未成　廣鳴言浴前不可小便此養身之道

十一早閩江撫題留五縣之信午後吳珂鳴來會言接待寺乃嶽欽初至燕京之寓所也

十二廣鳴言曾有邢氏律歷考一書計二十八本賣與陳子近修名子近於歷學最精以此得疾而死蓋歷學微渺欽天監以五官四科分任之而子近欲以一人兼之宜其病

也廣鳴又言曾受學於陳獻可得黃道銓一書又言陳獻可之門人最高者爲張御嘉秀水學生住嘉善之九里灣

十四孫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論等書　周紫芝言武昌知府于成龍向爲同知行保甲之法最善其人居湊密之處必親自查驗簡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其有不軌可疑之人不責十家之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它日地方有事我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

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何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

十五至吏部畫憑掌科向外坐簷前另設一桌唱名至桌前投一供狀一履歷手本桌上置一簿於簿上書一花押打一拱而退不論何項出身何項官皆打拱與銓選規矩不同

十九李金壇言汲縣為衛輝附郭有子擊磬遺跡　曾昆山言惠州博羅縣張萱前朝嘉靖時名賢也有西園集其書甚多此與陳清瀾皆粵中大儒東莞博羅相去亦最近

二十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之法二一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又尚書注載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而不言其誰所作瓊山謂此李淳風所作

廿一同蘇會任李五人同至吏部具呈乞暫停領憑　郭子抑言寶應西直至黎城地方湖面闊百里寶應湖曰白馬湖高郵湖曰甓社湖中間略一斷又有射陽湖在寶應東七十里邗溝在揚州西門外

廿三會胡世泓甲辰武進士乃胡天文（名振鈸字景由）之子也世習天文科事其先從嘉靖自興邸至京　廣鳴言沈火文

所輯闓一册分別文章之體最便於初學又言家中有楊光先諸書及西洋書九種

廿五至報國寺買日躔表二本乃西洋歷書中之一種也讀之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洋法未嘗不用　會白介玉年兄白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寓中候　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荆者余叩其大意大約言延安風俗剛勇易與爲盜亦易與爲義若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其言可施行非孟浪者　見戸部覆民王惠臣請開山西河南濕峪山等處疏云本年二月內應州民武應元等呈稱邊遙山

內出銀砂若將一兩煉熟可得數錢銀洞甚深此利可得數千百萬兩臣等部具題差往開採所得銀數不多恐有匪類之人聚集濫行亦不可定議政王貝勒大臣議停其採取奉　旨依議在案今王惠臣等雖稱在明末親歷其事俱皆熟練我等捐資雇工採取如採得銀一兩亦納六錢恐以邊遙山得銀不多又恐有無藉棍徒聚集生事王惠臣等不赴部投告越行叩閽應各責四十板奉　旨依議王惠臣等俱從寬免議又總河王覆慕藩司疏云海口若上源決口堵塞黃河歸正沙隨水去無煩另議疏通奉

旨該部知道　廣鳴看白年兄五星不能過戊午

廿九孫長班自吏部回言部中已設堂不扣缺矣　早至嵩壽寺會曹達夫言信陽人劉源由監生在楚中軍前効勞奏事至京甚有寵於　朝廷　金君釆來言六味九三十以後便不宜用葢中用澤瀉久服澤瀉令人目盲

閏月初一始雨

初二至任千子寓始見部中覆稿　同胡止水會漏刻科蔡九旌蔡言銅壺滴漏交節氣始設平日不常設蔡言歷主古法不甚服西人　夜大雨

初三會吏部司務鄺鴻知廿九部覆設堂原稿出於滿人郝冢宰以其不甚和平故初二又設堂改定今稿　會汪

鍾如言內閣書籍自明季來散亂無查考近因
皇上至內閣見其散亂命中書清理故諸中翰日至衙門
翻閱頗費查檢
初四薄暮大雨
初五施埏寶趙州道州州判會署江華縣事因廣鳴來會
廣鳴言侍衛中有瑣三者最有寵
初六會曲阜朱年翁朱館於侍御黃敬璣家爲余借得南
懷仁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一卷係儀象圖另爲
大板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鍼以其尚
有偏也

初八蘇年兄來言部覆已奉　旨依議蘇字雲木原名㦤壬午舉人

初九李子正言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呌黃米者則古所云粱也似細米而大白介玉言粱即黍非高粱也二人爭論不決以律管累黍之說推之則黍是圓者高粱非黍之說是

初十孫長班取金吾左衞經歷司經歷加一級王統印結來

十一至鴻臚寺投辭　朝謝　恩紙隨即至吏部領憑候唱名先投印結及領狀即授領

十五發諭單

廿五出京廣鳴赤城晉度石壘介玉禹玉同送上轎晚宿
寶店
廿六至三家店打尖晚宿白溝河此地屬容城縣
廿七至莫州打尖宿任邱縣
廿八至河間二十里鋪打尖宿商家林
廿九至富莊驛打尖宿漫河
三十至留智廟打尖宿黃河涯
六月初一至平原縣南二十里鋪打尖宿禹城縣南二十
里鋪此地又名常家店
初三至新莊打尖此地屬泰安州離州三十里晚宿泰安

州癸亥過羊流問土人云至曲阜一百八十里
州過泰安州問土人云至曲阜亦一百八十里
初四行至中途遇子占得五月初六家信過汶水至崔家
莊打尖宿羊流 按古碑云羊流寨南枕汶水不知與崔家莊北之汶水是一是二 遇嘉定
監生朱祥發程時彥適張夫子至相會諄諄以操守爲勉
又云游客多深可慮宜求慕藩司一示禁之又以嚴若韓
爲託又云徐健菴與藩司交最深與學生爲一人之交又
云風俗奢靡當禁告訐當禁又云事上接下卑亢之間最
宜著意斟酌
初五過新泰縣至敖陽打尖過蒙陰縣十里至保德店宿
初六至垜莊打尖宿青駝寺

初七至鵝莊打尖宿李家莊凡兩涉沂水問之土人云沂水打一大灣故兩次渡云在途中掌鞭者取黃米糯米各一穗來看始知其種之分

初八至郯城縣北十里鋪打尖宿紅花埠

初九至峒峿打尖宿宿遷縣戊午十一月南還十九日早自宿遷起身約行二十餘里過一決口又行十餘里又過一決口經古城道中見左是一小河右是決河宿新興集蓋舊時所行新集一帶已衝沒矣附記次日由魚溝至西王家營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宿新集

十一至郭家道口渡河至三顆樹打尖宿西王家營　錢爾載言陝億常之不妥嘗應山陝總督盧從峻之聘沿塗

謁見地方官爲一縣令所留稟而能文去癸丑館選熊青

嶽主之實無私而爲徐健菴所賣者良多

十二早渡淮淮水方漲離黃河仍行於黃家嘴而一望瀰

漫非春初比至平河橋打尖宿寶應士人有頌星期買辦

之公者爾載言初政不宜驟用寬

十三黎明至界首打尖宿高郵州戊午十一月廿二自淸水潭晨至高郵西堤巳

復決壞一

片汪洋

十四黎明至邵伯打尖飯時至揚州下船薄暮放船至瓜

州上閘

十五早過閘泊江口守風因讀張文潛集最喜其冬日絕

句云忽忽新冬已一句自憐憔悴楚江濱滿前魑魅何曾禦尚愧無功作逐臣又離京後作云淮畔沽酒兩三家春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天上斗牛猶有客乘槎最不喜其江上絶句漫作一詩嘲之云宛邱先生學頗純惜從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是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十六泊江口守風看張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侯者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恆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

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眾情未信時之深忌子產所以欲焚戰書論商鞅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賊丈夫焉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壽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擊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　午後風少息渡江謁張太夫子拳拳以操守關防游客為言晚泊丹徒鎮

十七看張集書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詳敘聶政荊軻竇嬰灌夫之事又論丙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

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嘗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以是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又論趙充國云武帝戰匈奴之强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太宗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衞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句踐與范蠡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

風服子儀子儀能使吐蕃請𠫵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寳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服人之道小矣漢高僞遊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取之必因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此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晩泊横林

十八年後至蘇州晩泊胥門舟中樹藏出朱錫鬯所寄春秋意林抄本此書二卷係宋劉原父所著原父又有三傳權衡一書錫鬯家亦有之

十九年間至嘉興

丁巳

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於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貢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蔀通辨二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厲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三本石隱書自云此書

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書其自喜如此亦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梓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厲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宗爲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卽其命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係王圭齋之姻家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嘗於徙菴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本然

目錄自第五葉後欽疑其書尙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六篇奉于先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錄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難得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初七居民錢師逵來謁言近日濬河之役生員張遂良等具呈請委姚縣丞懇向開王主簿每債主來索逋輒以濬河爲期孰知事無一定居官者何可以此存於心哉

十三午間到蘇即赴方道臺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

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眞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姪孫乙酉舉人由蠡縣教諭升國子監助教累升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字千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十五至嘉興

廿一大興入原任寶應縣知縣謝懋勛係官生以河工註誤落職今寓居安東縣來會云安東縣治濱河去雲梯關

海口尙遠去淸江浦六十里　侯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名蘋祝饘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斛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寍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涿州延訓其子

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涿州躬牽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涿州教子一節甚善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句名貿陸翼王文

廿二晤趙公亮元俟余以近例叩之公亮曰老親有此意門人不欲也其志甚好

廿三陳上驤華字星來送公歸集言見余所評先正文始知俗體之非

廿四李玉如寶名來語及近日納銀之例余曰子得無意乎玉如曰自聞老師爲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爲功名誓不敢失身余甚喜其不敢失身四字知納銀之爲失身其學已進乎道矣復借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三書去舊歲問玉如看何講章云看大全蒙引存疑今歲十月來見問近讀何書曰看性理非老師指教不知有此書

廿五評奚士桂由誨女二節文見得注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翼王來會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有曹月川集因留濟末曾帶歸夜行燭二書亦在集內又云有許魯齋集爲葛瑞五借去又云平生最留心於三禮會著有

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訒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赴蘇眉生酌翼王在坐言錢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於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於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卒使叔達爲之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

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於張公者牧齋適別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盍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覩今日眞天淵矣余言陶菴之學閒入於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兼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

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盦得學部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聯發科名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獻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

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爲不雅翼王處北可謂直而婉

乃處世之良法　眉生極言苛比濫差之爲民病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有宣聖衣冠墓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於此遂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啟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繪聖像石碑二祠後即先聖衣冠墓墓後有晉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

於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倣閭里像爲之歲久圮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眞矣陸古堂卽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靑浦九里

廿五會晤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説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於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己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三魚堂日記卷三終

三魚堂日記卷四

吳江後學

戊午上

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二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卽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來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茭公論心

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脩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爲言語[illegible]分卻工

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而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余在嘉定時得莊渠遺書止有大學指歸等雜著並無奏議書牘蓋止其後集好生所得乃其全也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得明白然會意卻是要調停於朱陸之間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

此不成議論又曹峩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葬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産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滿之美而欲澹灑之以仙筆之露禱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洸思逞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蕭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爲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爲責耶

廿九會王天市端南懷仁所送坤輿圖說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歷以歸蓋因吾亦有天主堂天市選吉亦西南懷仁送之也會孫執升以史論一二編三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郃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於書明文選大抵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理學之士遺者甚眾如胡敬齋魏莊渠焉少墟皆不與

三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寶叙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

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紙筩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內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祖此最善用賓主法其閒倪鴻寶黃石齋文挺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朱史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儁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

君祠文俱可入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
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
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
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
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冠青童白
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
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
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

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聖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嘗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著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臘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

十七人之言宛陵王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
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何人　曹月川余未
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
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
而爲輪廻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
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畧序則其書皆傳於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
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
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
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

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

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古第一卷內又云禮義知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十六虞卿言孝山之行聘於張端士也張素奢孝山一以儒素之禮行之聘金田准正禮止四十八兩內外衣禮各六兩柯儀止二兩不用座船不用鼓樂銀數雖少必開明於帖上不用含糊人皆怪之不知此有作用在非特要省費也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廿九於書坊買得雷禮大政記焉北海集霍渭厓集 問

文宗內署有通外作弊者事發覺文宗震怒將新進董生

刑訊而堅翼王亦被不韙之名甚途之不可近也可不懼

哉

三月初三書客來買得范文正韓魏公王龍溪集儀禮經

傳前漢書又買楊復儀禮圖（內缺旁通圖）又覓得舊板伊洛淵

源錄西洋天問略

十六往常熟舟中閱係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

輯專記天啟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菩處

人骨肉之間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繁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鐵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爲璫擇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暘論沈漼朱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催首揆然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漼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漼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

然剖分票一事是日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儒

十八赴席館

二十閱常熟志志修於嘉靖乙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於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婾儒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

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鄧韍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於其境縱之以爲浦橫之以爲涇爲浜小大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潮沙之爲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至其不可爲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攷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日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潴川之舟楫有木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巳則爲牘以奏績於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爲之後

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立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爲之序

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猝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皐先生以熊勿軒名禾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敘看來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

又有古微書𦒿容人孫瑴篹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餘

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玄六

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

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

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玄以大庭

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

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

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王

最貴而隱晦留泪猶若此況於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

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閏月初一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予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帙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賈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於內尤足以見太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

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出何
處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
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
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
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
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
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
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

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兩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耳

十四到嘉定　元祈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時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士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注云還語注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于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見

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與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

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耆民陸公碁率其孫廷錕來執贄按字書錕字訓赤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同之也

十九始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邸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此可喜也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多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諸同人設酌於張瑾家朱元度時帆授黃挺等十二人各舉所疑以質問然温故知新之學余固不能無愧也黃挺以容齋隨筆

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有一條云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序贊公少公之語殊奇愚以容齋推之則今人稱明公亦由明府之稱而推廣之耳　韋蘇州逢楊開府詩自敘其少年不羈之事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人之不可是如此此唐史不爲韋蘇州立傳此不可解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格是猶言已是也味此詩可見人情　唐時禮部試進士許挾書策宋時御試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其不苛求人如此　寗馨阿堵晉宋間人語

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寗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寗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　舊唐書謂韓退之時有恃才肆意亦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煩簡不當頗爲當世所非按此斥韓文之失亦是而并及諱辨則過矣　唐穆宗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相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暇三

曰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葢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唐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黃之沈封於汾州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弗問聽以禽討爲効但取獲賊多少

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寛　漢光武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唐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二帝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而終於淆惑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如博古圖　閱隨筆十五卷摘十一條

廿七過丹陽　隨筆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雖子美

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可見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辭杜子美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唐人論隋惡者莫過於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爐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今人指建康爲臺城則非也

漢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按策問云朕親耕云云對策陰陽錯繆云云非必即位之始年也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呼爲務非也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

今文不同　秦王猛代燕圍鄴苻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爲名臣竊少之　建除十二辰史漢歷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今官歷每月逢建破平收日皆不用　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云云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四句也叔向遺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云云本於呂刑惟良折獄

哲人惟刑也旨意同而經傳煩簡不侔矣○晁以道著易規云世儒論易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得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

一概主之於五亦非也隨筆廿二卷摘十一條容齋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八登岸　隨筆言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三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與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内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

遂增爲十三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

六經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眡𦾔盬𧵑㪅戲㮚斛䋽鍪等字他經皆不然

溫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游歷因眞宗時昭應宫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　今

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琭琭然又爲録録娽娽鹿鹿陸陸禄禄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娽娽漢書蕭何傳賛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令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書字有俗體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冫爲氵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曰俗乃知由來久矣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爾雅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玉篇妐字音鐘注云夫之

兄也駢按漢書陳平傳事兄伯如事乃父則婦人呼夫之兄爲伯者由來久矣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楊雄方言云慫慂勸也音與上同　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第四卷止摘八條

廿九自縣子行起程行六十里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縣轎內震撼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阜先生言在縣轎宜懸空坐不宜倚靠及睡

四月初一行四十五里至蘆龍打尖地屬天長又行十五

里至天長縣又二十五里至石梁橋亦屬天長縣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隨筆言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陸宣公權德輿皆然見昌黎與祠部陸員外書及答劉正夫書　賈誼過秦論中帶他兒良王廖漢書注家皆無所釋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倪兒二人之名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墩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

第八卷止

摘三條

初二行六十里至新鋪打尖又三十五里至義井地屬盱
眙土人讀爲吁貽　隨筆言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
通故器物花木之類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
詩以梅爲柟竹爲王芻薁爲蘡薁之草是已顏師古注漢
書亦然淮南王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
音橋項昭曰音旗廟反師古以服音爲是然今南方竹輿
正作旗廟音乎謂項氏音轎字是也　柳子厚復杜溫夫
書曰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
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
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　六書自許叔重說文蔡伯喈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者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令之世不復詳考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看至第十二卷摘四條

初三行二十五里至盱眙縣縣在山頂上此地卽義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卽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卽泗州泗州舊有浮橋今移於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卽淮河也淮至泗卽分二過泗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頭鋪河甚濶過頭鋪河行二十里至管公店又二十里宿包家集地皆屬泗州士人云祖陵在泗州西北三十里 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別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三者不同 此看隨筆一卷

初四行五十里至馮家窪此地相近有苗家集本應至彼

打尖因有水故移於此地俱屬泗州又三十五里至青陽
係大鎮亦屬泗州　隨筆言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
夫讀史作詩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
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　東坡
行香子小詞曰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
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
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眞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
一壺酒一溪雲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
命卿然此特將帥耳至有若樊遲皆親卒伍之事見於左
傳　山南爲陽水北爲陽穀梁傳之謬也　董晉爲宣武

節度使以單軍入逆城從容安定唐史猶譏其儒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胥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遂安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悉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第三卷止摘六條

初五行六十里至歸仁集地屬宿遷此地北首即歸仁堤橫爲堤之南北皆水土人云黃河尚在堤北六十里黃河漲上有遙堤遙堤決則黃水直至歸仁歸仁堤自此地起

東至白洋河長五十餘里近因黃河自孫家堂決故此地得免水患

隨筆言東坡作蓋公堂記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

漢武帝田蚡公孫宏皆得罪於公論而實有大功於名教田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書延文學儒者公孫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武帝表章六經三人實有力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三曰通如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劉知幾史通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

書無用此字者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濡鼈炰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曰榨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杯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亦有

答梓州長老寄糖霜頌則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

禮部韻畧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强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按漢書賈誼服賦澹乎若深淵之靚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靚卽靜字今析兩音爲非理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東坡詩云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初六天雨不行

初七北過小橋至堤上隨主船過一小河掌鞭云水盛時此地皆水不可行須從白洋河渡行數里復過一河又行數里至埠子打尖地屬宿遷土人云此地西至睢寧八十里至徐州二百八十里

初八行十餘里渡黃河渡處地名孫家堂黃河新決口所在也又沿河西行二十里至宿遷一路見河多淤淺將來可慮必又在孫家堂以西又六十里至峒峿集因思平日於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尤不可不時時佩服　卓先生言今徐州

河道吳煒戊子舉人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又南河另有志板在高郵工部衙門

初九行六十里至紅花埠因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歇後如貽厥刑于之類截前如王摩詰詩云朱門先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魑魅何曾禦尚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檮杌居四裔句單用禦魑魅字令未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爲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初十至郯城北十里鋪宿李家莊共行一百二十里李家莊地畝屬郯城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脚踏郯城頭頂

沂州沂州地西接滕嶧東鄰海州沭陽士人讀沭爲沐浴之沐讀浴爲俞

十一過沂河行四十五里至沂州又二十里過鶩莊河又五里至鶩莊又二十里至件城士人讀鵝若河鵝莊河即沂河蓋沂自州之西北轉至州之東南故兩次渡沂云

十二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又四十五里至垜莊屬沂水見主人家織繭機其制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尚不及寸許　轎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即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爲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於

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慎重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於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於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即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為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為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

恐懼者爲二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謂以誠意正心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動者也由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從事於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三則眞能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於體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三則眞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一即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即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

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爲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爲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

十三行六十里至蒙陰又四十五里至新泰鰲陽地　閲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

十四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六十里至羊流地亦屬新泰　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十五行六十里至于崔家莊此地南卽徂來山出崔家莊即望見泰山又四十里至泰安州州人云州北去濟南府一百八十里西南從寧陽縣至兖州府亦一百八十里至曲阜一百五十里　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周其人言

十六行三十里至新莊又三十里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縣有姜女廟廟有碑辨姜女爲杞梁妻俗傳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也又四十里至張夏店

十七行六十里至杜家廟地屬長清　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寫字用青布帷蔽於

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
畏日光疑其精於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
養也　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三十里宿晏城屬齊河
十八行五十里至禹城北十里望又三十里至黎吉寨二
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鋪　同行有騾病且垂斃者掌鞭
不知痛捶之騾卽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欲作
禹城縣以誌之未成
十九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三十里至曲路店又二十里
至黄河涯又三十里至德州過衞又二十里宿留智廟
二十行四十里至景州又三十里至漫河二十里至阜城

縣考地圖景州卽古廣川董仲舒鄉也
廿一行四十里至富莊驛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又十二里
至獻縣三十里至商家林
廿二行五十里至河間北二十里鋪二十里至新中驛十
里至石門二十里至任邱縣
廿三行四十里至莫州十七里至趙堡口又十三里至雄
縣四十里至白溝河
廿四行三十里至新城縣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
涿州
廿五行三十里至琉璃河又五十里至竇店三里至宏

恩寺又二十三里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
江南煩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
亦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交接皆資於
此但若於上臺給發之遲須先借債以應辦驛中諸務各
有經管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
遠自筆帖式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驛中應付者止
苦撥子馬此專為緊急軍務而設限二箇時辰行一百里
故倒斃為多如良鄉每歲止許開銷馬二百匹而撥子馬
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須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
限卽督撫奏章近來亦止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北缺

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拿亦少失察之患

廿六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五里至蘆溝橋三十里進彰義門至席文夏寓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又言少詹王澤宏爲予揄挽

三十葉訒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此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　借得阜易菴名永錫淮海水利畧係王鐵山子明德字亮士廿高郵所著前所云吳橋河工條議即本於此亮士之

論條析最爲明白

初二條張夫子拳拳有意於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爲非

會柯寓匏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東莊有書來惟恐薦

舉之及

初四謁薦主　文夏言緩寇紀畧刻於無錫者係他人改

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訒菴酌訒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竊人之

歎乎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爲人矣又述　朝廷好學仁

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注中蘇氏胡氏之說

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

內愧乎外閒所傳書問瑣碎之事皆妄也　訒老諸詣以躬行爲重論學不以陽明爲不是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微幾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爲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爲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訒老言　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忠戶

十五會義山言丁巳北闈房考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保訒菴門生然必不肯中訒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

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傳證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注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寓鮑來言近日詞林尋閱史約書

十八講太極圖注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葢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眞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鉉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入而人人改絃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參一

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於漏網仍取之於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民益懼最爲懇切又疏內論縣令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爲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闊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卽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於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爲期者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況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衞民其中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因衞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於未用之先自當愼於既用之

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傳掌晉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有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候　數日前武園託子展來云晤環老問

及余武闈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卽來見魏云然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尙義形於色予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

六月初一會孟端士言近日纂皇輿表其簡帙比一統志尤多

初二赴環老酌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甯許三禮益都王徐臨淄舊任邵嗣堯但邵性略急又贊閩中李光地之忠

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
之懷眞不可及極賛新推閩臬于成龍　同席者寗波董
允瑫山東乙丑詞林唐夢賚　前葉訒老請帖雖云五簋
實則倍之魏則眞用五簋酒巵皆磁器儉樸之風可師也
初四看杜詩五言古别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
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初五赴武園酌朱喬三叟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
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
多盜募得其渠魁收爲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既而盡得
羣盜并所收之人殺之葢亦不能無偏云

初七閱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二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淸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

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卽在求放心內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卽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初十看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强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

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脩在誠意外朱子小注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適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十二看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若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

不同異端之心嘗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看讀書錄見文淸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閱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

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
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
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
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
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此等處
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
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
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
言又存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
此只說得孟子不離氣質一邊畧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

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注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徧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於學者　看

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寡欲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務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

內雖夏南冬北至於極南極北則必于九歲而一周也未知是否 九月初四再看確似如此

廿三倫寓鶴借張幹臣折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詆於禪既也以禪之實而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寓鶴問春秋春王正月當主何說余云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鶴東莊主何說對曰未有定解嘗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

至差遠方始脩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歲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定據若但云古歷多差則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二兩月而不可據耶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疏則既已未七月廿八見司馬溫公通鑑目錄云大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廿九答左襄南言及寧紹間學者大抵皆宗山陰襄南極言仇滄柱之非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從梨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便不可對聖賢襄南寧人不惑於山陰一派可敬也　陳介眉來會介眉爲庶常三年尚館於田兼山家亦可見其自好矣翌於譚孚生寓借讀律佩觿一書

亦有用之書也

三魚堂日記卷四終